

昌黎先生集

冊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僕射書

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

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  
脱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  
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  
為不可其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可知矣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  
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  
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抑而行之  
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忘  
作望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喪或作哀或校  
非是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無者字下之

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

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也或作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諸本皆如此閣本二教字並作命方从杭蜀苑

當作受命○今按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

之不知方氏何據而云考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

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

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文苑

作而能愛而忘作而不愛二語並無者字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

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或作言此事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

而退終或中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聞下或無執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好或作待杭蜀文苑只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

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

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閣本惟此句有也韓愈之不諂

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

如此能上或無賢字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則上或有苟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己或無所字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或無複出伏惟哀其所不足哀下方有察字按不當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均或作鈞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

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直均之求謁於公望其稱薦於公卿為科第計公答之以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信當時韓門弟子之眾也直均其後竟登貞元十九年第亦公稱道所致耶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斯頌或作頃渴皆非是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

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

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

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

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當作答夫別是非分賢

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

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有未

下或有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

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

可矣或無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生又離

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

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或

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

佳或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

是爾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

與或作上于顧字九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  
顧音迪

七月三日

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將仕郎守國子四

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

上或有夫字  
達或作進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

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

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

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

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

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

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聞於人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抱閣杭蜀本

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曜之純是也蜀世下仍有

出字文苑有出人字○今按韓公未必固用選語且

從諸本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無而字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

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

邪或無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將或雖遇其

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

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

請自隗始郭隗答燕昭王語事見史記戰國策愈今

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

享而足也享或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功下或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或作哉非是則非愈之所敢

知也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與義通○齷測角切

磊落奇偉之人猥切魯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

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羣書

羣字敦詩清河人貞元八年進士第時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

四門博士

自足下離東都徐公時在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

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貞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羣與李博俱在

幕府公送揚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雖

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

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

百千輩或無百千輩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豈

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

靈臺字見莊子

宣州雖稱清涼高

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

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或無無事二字患或作達或無不入二字

皆非是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

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

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

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

也上或無者字

僕自

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閒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

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

或無所與二字

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

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

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

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

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

之言行而無瑕尤又服或作伏言或作百窺之闔奧而

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

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

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

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

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或自明

明自非是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

黑於曾中耳無為上或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

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

惡好惡不可不明是上好惡字或作法非如清河者人

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伏或作服

或無耳字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食上或於字至於遐方異

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梁也膾也炙也○

音蕭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

所損益也非於吾或作吾於非是或無所字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

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

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

而死旋非或作旋非是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或無字非是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

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

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

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

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

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

伊潁二水名潁之或作潁水近者尤衰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無故

動搖脫去左氏僖公五年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車尺奢切目視昏

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僕

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

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

滿前能不顧念或無小字或無女字滿下或足下何有眼字能不或作不能非是足下何

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

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

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京字慶復大曆元年將禘京奏禘祭必

尊太祖正昭穆帝嘉之自考功員外遷  
給事中於十九年冬貶陽山此書當

事在京遷給  
事後作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無候下或夫位益尊則

賤者日隔或無日字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

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

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

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

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專上杭本有辱字  
忌者或作忌始生

之跡上或有  
也字皆非是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亦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句  
亦然皆非是或又疑加當作嘉乃與

下文閱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屬或从文苑

屬字也屬決非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

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

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上若

或並有其字愚或作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

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

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

首為一卷卷有標軸下所為下或有賦字非是送孟郊序

一首生紙寫謂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

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不加裝飾皆有

楷字注字處措下或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竣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意或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或無朋友道

缺絕久諸本久下有矣字方從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

無無利害姑從方本但未有以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無有相箴規磨切

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懍懍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音懍懍而今而後有

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

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音囂相訾百倍音紫足下

時與僕居僕居或作並居或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

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

以獲罪於人者思下或無之字下獲字或作服字○今

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

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

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造或居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

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

已或以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况時

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行下孟切嗚呼不

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或無

恟許勇切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或作望汲汲恐不

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且下或有懼字或無可字然子

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此本孟子之說車下或有而字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過上或無吾字願足

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

虛也不敢忘也下或有愈再拜字與衛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貞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沐

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

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

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

近似者而竊取之無一下或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

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

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或無此至於汲汲於富

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

任者也謀上或無能字謀下或有與字而屬下句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

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

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

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

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

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為

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

為幸為幸非是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

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吉下或賢不肖存乎己

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

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

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

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

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

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

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

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

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或



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  
特以擊毬之閒之事明之耳無事上或馬之與人情性

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

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

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或作

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

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諸本皆如此杭

○今按上句有矣字此句亦須有矣字語勢方殺杭

本只是偶然脫漏不謂後人信之過甚而使韓公為

是歇後不了之語也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

垂於胃臆之閒臆或而之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

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左氏昭二十八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

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此或無論文字公

辱示初筮賦作筮或仕實有思想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

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有或有字而無

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

則人或作即人必下或無以字小稱意人亦小怪之亦上或即字大稱意

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

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俗下下或無文字二字而

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

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直或作

今字然以或作然而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

言或無之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

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

亦以為雄書勝老子或無為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

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未為或不為其弟子

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無其字然侯之

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

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

鬼神而不疑耳或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

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

籍者年長於翱長上或無年字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

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幾下或至字然閱其棄俗尚

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

八字又或疑此句上有然字意無所承恐久不談聊

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久下或有非是愈再

拜

與祠部陸員外書外下或有薦士字貞元十



貢舉陸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

喜等十人于修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

古以二十一年登科侯喜以十九年劉述

余張弘以二年皆相繼登科獨章羣玉

不見于記非公薦進之力歟宜當是時

皆爭為韓門弟子也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

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

門牆之閒或無跡字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于今

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

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

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

之道也天下之事謂天下之事或作天下之事不可遽

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

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

誠或作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

至而無閒疑矣或無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

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

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

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也文章之尤者有侯

喜者貞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終國子主簿侯雲長者貞元十八年雲

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或無

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耕其

之暇或作非耕之時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

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京或作漢或舉進士

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

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貞元二年

述古中進士第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

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

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詐偽或作邪妄詐疆志

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

稱者其日已久矣或無矣字或為日久矣有韋羣玉者貞元十

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公所薦十人九第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豈有司遠嫌而黜之耶撫言云韋紆

玉也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為人賢而有材方作行方語為贊志剛而氣和

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

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羣玉是也能上或無而字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

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

知焉則殷勤而語之語或作論或無有字期乎有成而後止可

也有沈杞者貞元十八年張苘者元和二年或作弘與

登科尉遲汾者貞元十八年李紳者紳元和元年進

記同張後餘者貞和二年後李翊者貞元十八年或文

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

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與解或問焉則以對之廣

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貞元八年

賈稜等二十一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或無

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

皆赫然而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

之肅字敬之礎大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歐陽詹傳云

觀李緯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其餘則王

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

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人下或無至今以為

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蔑無

聞

蔑蔑或然

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

之道

謀上或與字

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

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  
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  
恐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或作京西節度使邢尚書邢謂邢君牙也

愈再拜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閣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下豈上或有是字赫赫乎泱泱乎或無泱泱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宜乎謹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傳驛遞也周禮大僕傳達于四方音轉或願操一

戈

或操上或願二字

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

或作

然而未

至乎是者蓋亦有說云

蓋亦或作亦蓋說上有其字非是

豈非待士

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閣下試

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閣下夫以貧賤而

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天下

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

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

愚者日遠矣

或無日字

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

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亦或作又杭本無賢者至與之九字非是日或作亦

欲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

已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

已得或作待已下或並

有矣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

或無固字

又博采於

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能是道

能或作行

愈見天下之



竹帛不足書閣下之功德下或有天下之金石不足

頌閣下之形容矣愈也布衣之士也布上或有固字

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

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當世

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常

嘗故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徘徊而不能去

者此上或無至字不上或無而字能下或有誠悅閣

下之義願少立於堦墀之際下或作望見君子之威儀

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進下或有

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此書序

其所以來之意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幸

甚幸甚愈再拜先下或有陳字書下或有陳字皆非

昌黎先生集 卷之八 中華書局聚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若下或有干字而是以冒進

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

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

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

始言之耳某再拜諸本皆如此獨閣杭本以其知某

以下四十三字○今按此書本為人求薦而杭本曰

執事其如某何哉則似決以其人不能薦己矣故

諸本或作執事其知某何如我語意似協而亦未有

懇切必求之意又無結末收拾之語故又繼以鬻馬

首尾不甚通暢恐尚有脫誤處更詳之意

應科目時與人書元或作與韋舍人即貞

月日愈再拜愈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天池之濱

大江之濱扶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匹或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下天

或有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閒耳無高山大陵曠

地字

昌黎先生集 十八 中華書局聚

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獺

獺之笑者禮記獺祭魚選獺獺睽蓋十八九矣或無

矣或作年方從謝本云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

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闊是專指宏詞試也言世之

嗤笑者十而八九乃上宰相書所謂得其所者爭笑

之是也本多作八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

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

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

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

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

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

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而轉或作而輸轉之

濤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

之者亦命也且鳴或作呼鳴下或有愈今者實有類於

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正或作岳此書謂賢尊給事者劉伯芻也伯芻三子寬夫端夫

巖夫無名正夫者故蜀本刊作岳豈正夫即岳夫邪今且從舊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

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

凡或無字

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

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

獨有接後輩名

接後輩下或有之字

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

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

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

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

爾諸本無如是

字已下有矣字謝校矣作爾或作耳李習之云天下

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

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

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

苑彼柔桑其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

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

也難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

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

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

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沈浮或作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

無後世之傳也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

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足下家中百  
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  
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或無能深探而力  
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有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無若上或必自於此不

自於循常之徒也無不自字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

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

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

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或作必當或作顧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

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

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或作何愈白

答殷侍御書殷侍御也或注衡字非是公嘗薦

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鵬則

知殷侍御為侍御無疑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此書曰八月益涼則明年八月歟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

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

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

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亡以至於老月或作日所謂

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踖踖上

六反下資昔反愧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

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前者或作前是非是又聞口授指略私心

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

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

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

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

得休假期或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

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况近世公羊學

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後漢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聖經賢傳

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

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繆繆若



此之至

作繕繕或作拳拳

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

分句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

其又奚辭

或作詞

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答陳商書

益公為國子先生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進士

第唐志有商集十七卷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

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

甚

且知或作智或作具

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

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或無字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諸本皆如此方獨從閣杭本以律呂二字為宮字云

國語琴瑟尚宮鐘尚羽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今按方氏所引國語是也然凡作樂者入音並奏而其

音之中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莫不皆有五聲之序又以六律六呂節之然後聲之大細得其次第而不差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而八音克諧是也其曰琴瑟

尚宮者非謂琴瑟只聽故大其器使聲必中律呂也方意

掩於衆樂而不可聽自有五聲而聲必中律呂也方意

似以琴瑟專為宮聲而不用它律本客罵之曰王好竽

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獨以鼓為瑟而為句絕

其下瑟字乃屬下句曾本上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於求齊也無也齊或作字皆非是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於下或無此字道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

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

雖或有作誠字或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

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

不辭讓遂盡言之無下或惟吾子諒察愈白

### 與孟尚書書

孟下有一簡字孟簡字幾道德

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  
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

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  
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得

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

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

或無吉州二字下云被吾兄二十四日手示披讀數番閣杭本無行官至

來示三十八字但云蒙惠書○今按閣杭乃節本諸本乃其本文今從之信此傳之閣杭蜀本無此四字

潮州時

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

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無下或有字故自山召至州

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

司馬溫公○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

予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

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

得因與來往

要自至難得十一字諸本皆如此閣杭蜀本刪胸中無滯礙五字自又或作且

佛者所

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

○今按此書稱許大顛之意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太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為難得一識夫大用

文若此語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

用之流亦未見其有以全體則疑其有所未睹且於日

以雖其所以文字任者不為不重而樂之私則又未處

終不離乎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私則又未處

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私則又未處

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邪其身

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逐惟

諛之內而充其所以自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逐惟

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瘡海之濱異端之學方且鬱鬱以

豈不長勝不為事物侵亂之入與之語雖乎然則凡

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所謂不求其福不長

因彼穉穉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日翻然反  
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  
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  
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

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

以其類至慶下或無自字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

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見詩旱麓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見左氏昭公二十年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或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

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

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

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布森或作森布○今按公進平淮西碑狀亦有森列字可考又肯令其鬼

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

且惑矣或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孟子云子下或有字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

聖賢之道不明

或復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

則三綱淪而九法斁

切

禮樂崩而夷狄橫

戶孟切

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

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

或作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

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

至或作埃非是其經或作經書或下有書字

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

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挾

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

二三

尙皆或無尙字或作皆尙

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

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

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

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崇方作貴上又有知字○今按宗上已有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

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或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後漢南蠻傳衣裳朱闌故愈嘗推尊孟

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蘇軾曰孟子曰禹抑

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孟子既沒申商韓非之

學遂行秦以是喪至於勝廣劉項之禍天下蕭然洪

水之患蓋不至此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

於申韓哉由此言之漢氏已來或無羣儒區區修補

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

瀆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甚或釋老之害過於楊  
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

子居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

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一視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

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

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

萬鐘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顛干宰相此其異

者五也其曰韓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孟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而或雖滅死萬萬無

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

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

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

死罪愈再拜鄧瑀曰韓愈始論佛骨似有闢邪說距

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往誠自取也交可大顛對

哉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

史記魏公子無忌昭王少子安

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

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信音申夫信陵戰國公

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

僕下或無者字自

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

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

子為書各自名家

或無書各自名四字非是

亂聖人之宗後生習

傳雜而不貫

或作實

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

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

或作邪

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

趨下或有其字

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

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

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

方從闕本意下有在字云

有意在謂意之所嚮也左氏晉君少安不在哀義祖此也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漢書王莽意不在哀義祖此也

○今按但如諸本語意已足不假在字為奇也政使

能奇亦復幾何而已不勝其費矣此近世所謂古文

者之弊而謂韓公為之哉恐闕本初亦失誤而方乃

曲為之說以誤後人故不可以不辨或者又疑在亦

誤更詳之字之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

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

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

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繫破上或無衣字

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

者下或有字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

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

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阿曲或無曲字或作効俗或

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愈頓首

答渝州李使君書

或注方古二字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

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

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灑公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

狀下或有

慕仰風味未嘗敢忘

使至連辱兩書

連辱或作

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跡本末文字稠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

明萬萬無一可疑者

河南謂房式也式為河南尹其

作難暑牒首曰闕副曰式參謀曰符欽想所為或上

載意使君欲辨河南之事跡者此耳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

急哉是比數愈於人而收之於下或何幸之大也愈

雖無節概知感激知上疑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

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信或作伸或云

無望字敢下或無複出默字○今按眾本皆未安疑

昌黎先生集 卷十八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其義通矣更詳之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

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

不敢去心期之無已或去心或作忘去其心以報見待

惟且遲之勿遽捐罷幸甚疑指或作止○又按此書題罷字

狀故其詞亦用俗體不甚作文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者聖也傳曰君子埃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祇

增愧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答元侍御書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巧公筆之

於史公以此答之此書蓋元和九年在史館時作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音甄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暗棄去棄或亡祿山反有

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

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

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

諸史氏

非或作事

足下以抗直喜立事

抗或作仇

斥不得立

朝失所不自悔

元和五年積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

曹士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

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附字疑衍蓋濟自合立傳不應

言附書也

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白其先人

事

白或作目

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

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

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

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

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

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八

天下習志惡為善善入爵其兩其也實大勇不與  
 發者好美數下樂善入之善夫皆非樂善入之善  
 誠然樂人善與其父則當爵善矣齊登父子自善入  
 事其師薄之天不且自諭之天子登獲其父策四品  
 爵則今登又誰許食幸故衣似大亞以贈白其夫入  
 能進其之也若考歐本國  
 其善焉  
 辭夫極不自  
 請其升  
 以樂人之意也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元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為

挈其妻行至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

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希不知所喻舊與

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

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

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

東野無子妻鄭氏

孟氏兄弟郊二弟

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

事鄭氏兄弟

東野之弟

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

可依仗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

孟下或

比持服

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  
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  
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  
無大闕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或  
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道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  
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

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  
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見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  
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  
長嫡悉推與諸弟宗師弟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  
師妻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  
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  
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  
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  
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  
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  
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  
篋櫝尙有少闕不滿之處篋或作匱少闕字猶足更  
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湖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爲  
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

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  
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  
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  
每戰輒勝其爲鄂岳觀察使在元和七

云年

淮右殘孽賊一作

尚守巢窟

或作窟巢穴

環寇之師殆且

十萬瞋目語難此用莊子語非自以為武人不肯循

法度頡頏作氣勢頡頏音頡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

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

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日或月閣下書生

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

武鼓三軍而進之作三一陳師鞠旅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

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

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蹠死之士徒○蹠計

又音提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

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

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

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

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集二字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

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或在無

而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

心徒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

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

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

飲食之惠元兇豎吳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

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

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

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

於圖議圖或作握兵之將熊羆猛虎之士羆獸名說

狴者椿畏懦蹙躅足迫也上子六莫肯杖戈爲士卒

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奮上或有能字將二州

之守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

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

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

死寇角逐真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

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

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

增欣悚惠下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

時兩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

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

卒之以俟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

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淮公此議詳見論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

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

年季安卒其子懷諫自立委政於家奴

是圖其地籍其人充魏博節度使且賜

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且賜

書右僕射其年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

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

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使至奉十一月十二

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弘正子布肇已附

狀有已下會字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

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

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譏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

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

附狀求因閒粗述下情或無求字間或作閑○今按

述已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

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

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未由無

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絳字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

州又公與絳同年故曰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

又比或作夜乍離闕庭伏計

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比或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

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或無為兒女子所記非兒女子所獨

宿直舍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歔不能自禁

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

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

待不下或無宜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

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

滯爲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  
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六月以公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故放  
臺參後不得爲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  
御史中丞逐捕不令相遇則分路而行  
以土主多逐捕不令相遇則分路而行  
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當  
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  
時敕又放臺參後不相爲例則知故事  
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則知故事李紳  
逐公以詔詔公解不臺參以激紳果劾  
公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紳以臺府  
西觀使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爲  
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貞元十一年  
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公李  
紳在焉紳味其昔之薦而効公公既  
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公  
以附逢吉獨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



帶中丞尚不臺參或無使字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

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赤令尚與中丞

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

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

當从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閣杭蜀本只

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日不用臺參已下當再出

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也○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

勝然文意似亦未足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有入上或

當闕之以俟知者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

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褊迫是實若

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

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

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修報狀伏惟照察照方

○今按唐入書帖

用照察字亦多

昌黎先生集

十九 六 中華書局聚

送陸歙州詩序

陸儔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歙州詩并序一本

自此下為第二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

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

居一作從

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

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

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咸

或作或而屬下句方從閣本咸而屬上先

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先上諸本有

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尚無謂字蜀本

於是昌黎韓

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  
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

諸本如此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賦有句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

有隔句用韻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韻在下句之末

韻則華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無也若用

兮經之例則光翔當用韻而不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

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

蓋方所從之本失之也今定從諸本以騷經及賈誼

句一屈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

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為留我作此詩

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

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為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時東野為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謂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作為一樂也者鬱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閣本有獸字非是

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致致古奪字

或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從閣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旬尤

字足成文理一句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言已再言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詞

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  
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  
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

無次第其誤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

以鳴假在下或有於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又

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

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

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

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育到在申韓前有書

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

嘗絕也其下方無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

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中華書局聚

足闕本脫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

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從諸本作淳

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之諸

本皆誤○數以急弛以肆二句諸本皆如此方從謝

其刪去第二以字○今按自其聲至比四句當為一列

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巽書相似

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

也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

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詞又從閣杭本刪去將天以

下十九字○今按方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

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

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

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  
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  
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

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閣杭蜀苑則下

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善其在下也奚以

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

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憚然者或作憚然者猶開釋也○按嘉

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郢州序仲輿二送許使君刺郢州序仍注

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頓節制

山南東道郢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頓斂

民方急公因志雍之行序以規之公貞

元十八年上于頓書故云愈嘗以書自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頓字其大要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要下或頓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問或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

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

字方从閣杭蜀苑得之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世下或有出羣字

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

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

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

事不從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以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

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

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察府為

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

安其官繇一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

已窮而賦愈急賦或作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



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刺史

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

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或無以字如是

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

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今之言者其有不信

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

之信或作從非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

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竇平貞元五年登進士第五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非是或無甌字亦

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

海敵其陽敵一作敵氣上烝也方從闕苑作敵云敵橫擿也謂鉅海敵蕩其南也○今按敵微

扣也字書訓以橫搗而漢書注又訓搗為發動蓋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搗也

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可曉扣之謂邪閣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不可曉作歇亦非是但當

與上句隔字正相對之意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

殊著自古昔俗維一作皆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唐

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

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或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

瀕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是以人之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

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閣之諸本無複出之字方从

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字詔工部侍郎趙植

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盡牧南海之民

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人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

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合東都交遊之

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

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

也我或作己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

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

送竇從事少府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

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

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

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

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

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

二月貞元壬午癸未閒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

節蓋謂德宗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或無

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

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

肴羞惟時醴粢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

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

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有儒一生儒一作

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與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以或坐于罇俎之

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

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

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下或武

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

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暉或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

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  
以世系考之映兄第六人昭收映暉照胸無有暉者  
或暉後改名暉或胸耶諸本或作齊暉  
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厯五年昭貞  
元年十五年暉十一而暉亡焉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

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也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

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字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

之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

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閣杭蜀苑無詳明二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

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或無下而字見左氏襄公三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

敢舉也或無字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

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有人

字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

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膚受

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

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

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

嚮道諸本皆同但嚮或作鄉閣苑以人為仁殊無文

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

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侯雲長之徒是已其

作鄉者亦音向與兵書所謂以鄉人為導者音義皆

不同也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

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

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

其下或有所字

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

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

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

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無之字或為

時名相出藩于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

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

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

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從閣杭蜀本我將

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

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

若齊生者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

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

乎哉未下或至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

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觀其

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拜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是弗利

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

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願先生之張

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以或無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

之業信習矣其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非是抑吾所見

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

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

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

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闕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濟原縣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

閑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山之閑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

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蜀

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見於後友人愿之言

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

从石名聲昭于昔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

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

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

賜樊氏石本才峻滿前峻或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

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

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

為也

天子諸本作主上方從石本為上諸本有所字方從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為也同此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

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

惟適之安

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

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下諸本並有有字方從石本刪去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

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

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思切下口將言而囁嚅下女居切又音如

處穢汗

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穢汗諸一本作汗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

法作徵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

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今諸本從石作惟子之稼

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閣

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

稼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恆卦卜象

考之亦合古韻獨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

浴于沂作沿于沂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

今按方以古韻爲据舍所信之石杭閣本而去湘從

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

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

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相一旬甚明又與

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耳政使實然亦不足以取其

者然其大歸只爲從湘字考之說文盤之阻誰爭子

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

樂且無殃殃方從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

也己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藁俊作峻時作昔皆石

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

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

昌黎先生集

十九

五

中華書局聚

石

者

者

者

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玩其小失不足校也  
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  
詳公此言最為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為正如水  
門記溪堂詩予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  
其謬也考

不祥禁或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閣杭蜀本置  
此公時為四門博士堪為太學生

在貞元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  
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  
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  
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

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  
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  
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違衆  
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  
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爲幸矣於一作爲堪  
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  
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九

卷之五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雜著 十七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

有嗟哉董生行亦為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有情字然吾嘗聞風

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

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

士諸本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

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

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

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

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荆

日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

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同公此序大槩與送許鄧州之意

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斂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

長史

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

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

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有文上大或雖然幽遠

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

有或無苟

或有無

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州或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于公之賢有愈以為三字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

贊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  
 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  
 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  
 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大字繇是舉者或遠  
 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  
 白之老半焉或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  
 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  
 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百下或有人字又二年益通二經  
 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  
 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

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

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號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

月始來及鄭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序云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

人是童子以貞元八年升于禮部又二年拜衛兵曹蓋十年也公十年曾往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序

當作於此時童子豈或鄭人邪○今按反字諸本多作及字蓋自洛東出便可至鄭今以北過河陽故九

月始及鄭童子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未必為鄭人也

皆厚其餼賂聞或作文五都當謂雍陝號蒲洛羣吏以閣苑本定蜀本訛作郡吏今本併訛

吏為縣其失遠矣或作謨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

少之與長也異觀與或於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

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上或無之字成人之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

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

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與處上或非

是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請曰何以處我義不當有出字也

### 送浮屠文暢師序

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

名儒非是

問其名則是校其

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之名

則非校其行而是

之名或作其名

可以與之游乎揚

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

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或無浮屠師三字喜下或有為字

其周遊天

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咏調其所志

謂或

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

請或

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

無所下或

非至篤好其何

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

浮屠之說贈焉告下或無之字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

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

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為事

下或作禮樂心或有必字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

行行上或有所以字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

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作江河或不當又為浮

屠之說而瀆告之也瀆告之或無瀆之字民之初生固

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后知宮居而粒食粒或作穀

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

教莫正乎禮樂刑政大作過於正或作大乎或施之於天下

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

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邪為下或夫鳥俛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

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脫或免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

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

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

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

以實者不信也不為上或無而字為下或有之字悅

余既重柳請非或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支使序或作送楊八弟支使歸府貞元

為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薛儀之為

觀察支使此序乃貞元二十年公在陽山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

嘗或與之游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二人下或作常

羣與博之為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或無於字於下有或

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不日留

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

盡或作得或別有得字在盡字下皆可信而得其為人矣愈未嘗至

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

丞之在朝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其來而鎮茲土

也而鎮或無而字鎮或作領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

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

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

矣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

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

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

本或無於是一本并無聞其言而見

其行七字方从閣杭本幕下即云及支使之來也聞

其言而見其行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支使智足

獨今所定詳密有序且及羣博乃與上方尤疎略而又

後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賢或以成其

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或作勸

有非文則謂我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

送何堅序

堅下本或有歸道州字

何於韓同姓為近於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為

列侯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堅以進士舉於吾

為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為博士公時為四堅為生生

博士為同道生與博士或作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



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

不上或有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

或無賢字貞元十九年九月道於湖南為屬州湖

南楊公又賢也貞元十八年九月以無湖南又字楊作

非是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為屬道得堅為民

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

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楊或作陽非是吾聞鳥有鳳者恒出

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

川下或有守字是鳥或作是鳳鳥也若史可信史或作使堅歸吾將賀其見

鳳而聞其鳴也已或無已字

### 送廖道士序

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椽江陵道衡山而作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衡南岳也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

者以百數或無高字獨衡為宗衡下或山字最遠而獨為

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

而益駛或無峻水清而益五字其最高而橫絕南北

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如

周禮測土深之測或作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州下

或有氣之所窮盛而不過或無必蜿蟺扶輿磅礴而

鬱積選虬龍騰驤以蜿蟺蜿蟺也蟺扶輿相

為一注磅礪猶混同也○蜿於元切又衡山之神既

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

而鬱積鬱上或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

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

不能獨當也或無英及橘柚之包五意必有魁奇忠

信材德之民生其閒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

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學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迷下或有惑沒字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或作進士王含

吾少時讀醉鄉記

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之第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

子孫也序云建中初天子嗣位當於德宗之世次前後篇當貞元二十年云私怪隱居者

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

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乃上或有然猶

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或無發字若顏

氏子操瓢與箠一云顏氏之子操瓢與箠食或無子字曾參歌聲若出

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於外也

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何下或吾又

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疑爲字建中初天子嗣位大

十四年德宗即位十有年正月改元建中有意貞觀開元之不續在廷之

臣爭言事有廷上或朝字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

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又或無字思識其子

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

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

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其世或作於世於其或作

是於

### 送孟秀才序

或注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瑄

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瑄嶺南異物志一

卷其嶺南人歟據序云今年秋見孟氏

此子於柳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荆

脩一作

今年秋見孟氏子瑄於柳年甚少禮甚度手其

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  
固心存而目識矣識音志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

之荆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吾益以奇之吾益或作余益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不有請猶將疆而授之以就其志疆而有非是况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疆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疆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又况其細者邪

送陳秀才彤序

為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非以或以字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楊湖南門下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也之下或有於字

頎然其長音頎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

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

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

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

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時公為則何

信之有信之本何下有文字斷絕不相承應每竊疑之

後見謝氏手校真本卷首用建炎奉使之印末有題

字云用陳無己所傳歐公定本雖正乃刪去此一不

而後初亦未曉其意徐而讀之方覺此字之為礙去之

於韓集最為有功但諸本既皆不及方據謝本為多

不見信故今特刪不故吾不徵於陳余一作而陳亦

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

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

生而不如志者志上或有其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秀才序或作王墳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不能博或無為字大而門弟

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

而末益分方從閣本作引○今按以分為引蓋草書之誤然幸有他本可證方乃不取而獨信

其誤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

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故下或荀卿之書

無下或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

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

於商瞿名字或作名耳或云子弓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又云商瞿授子庸子庸授子弓傳授

之序與此不同○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書上或有獨孟軻氏之

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吾或太原王墳示予所

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或作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或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 荆潭唱和詩序

此謂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志有

作裴均非也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為荆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為湖南觀察使荆節即荆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為江陵法曹詳見外集

河南同官記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

或作集或

漢云卒業字見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

作者之音或



是非

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

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

貴人氣滿志得

至若或作若至氣滿志得或作氣得志滿

非性能而好之

則不暇以為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

裴或無僕射三字

統郡

惟九

荆南管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也

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

二千里

之南或作南之或無之字

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

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

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

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

神或作鬼

信所謂

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

之

屬音蜀吏屬之欲切

苟在編者咸可觀也

有非是

宜乎施

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

均謂裴

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李益時佐幽州劉濟幕今

言都序以送之蓋勉其歸使為濟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

玉父云是有春字洪

猶在江陵安得有偕朝道語

愈嘗與偕朝

元陵召為國子博士江道

語幽州司徒公之賢

貞元二十一年三月

曰某前年被

詔告禮幽州

二十一年正月使故至幽州以

入其地迺勞

之使里至每進益恭

或作狹累

及郊司徒公紅帔首

鞞袴握刀左右雜佩

刀下或在帕鞞或作靴方从杭本

為句謝本又校作在右握刀今按若方意則當云左

也手抽之為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之法在左

佩當自用為一句內則所謂左

弓鞞服在鞞一杭蜀苑作

張引說文云然詩云為張又云服弓交鞞二弓則鞞

服皆引說文云然詩云為張又云服弓交鞞二弓則鞞

弓字又可施弦與否於服用無利害作張非是○鞞於丑亮切

矢插房左傳抽矢納俯立迎道左方從閣杭本某禮

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

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卒上或

又如是當有此句但下方從閣杭苑粹無之○今按此據次館

如此即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從方本為是上

堂即客階坐必東向階下有一本復出即客二字云文

○今按復出二字古雖有然愈曰國家失太平於

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

平句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按天寶十四年范

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

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

之故云平或作乎○今按若作乎字而屬上句則始

理今定無平字仍屬下句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

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李

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

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益父時官洛陽

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或無復出東都字大其

為人佐甚忠州謂為幽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

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

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  
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

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  
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

陽山縣名屬連州

陸有丘陵之險虎豹

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

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

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

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

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

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閒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

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

始至言語不通

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

畫地為字

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

所為而至

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

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

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

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况如斯

人者豈易得哉或虛或作谷斯或作其入吾室聞詩書

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字欣然下或有以

聞或作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

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今按欣然喜

陶然樂當為一刻故諸本皆有以字而下句應有也故

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

定本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歸拜其親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

張道士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

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

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

方下有

諸侯

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

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

白或作自非是

恨無一尺捶

或作篋

爲國咎羌夷詣闕三上書

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

不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

狂童不難治

平聲

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

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

或从閣杭作期非是

寧當不埃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

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

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

或不可作○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

處今莊子猶為入猗亦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無之但

因伐檀連瀾淪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

此且當作伊亦無害若當改為瀾矣上既非公家用且

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閒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

賢欲奚為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贊高寧僧傳云閑烏程人克

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畫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閑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

牛文惠君曰謹善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扁鵲治

病扁鵲即秦越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秋之



於奕孟子善弈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

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徙或作從非是皆不造其

堂不濟其裁者也○濟音劑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

郡人時或作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

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

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

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

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

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

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

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繆莫侯切

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

下有於字从杭本皆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

拾敗或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

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

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從閣本已見喜○

四卷酬崔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

少府詩衣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吏後至解

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其見處

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處

閑鬱積之久則其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不能精奇但

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其耳此自送殷員外序十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序元和少

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  
虞責其倨侑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  
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虞憚其言  
不敢逼還還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  
當年次稍先後  
當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闕杭無萬不問海內

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於時節貢水土百物

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

元和三年正月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

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

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

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杭本無命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元和中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或作今人適數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

作襍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息暫反省息并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

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三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

上下文考之 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朱說為長之

刺音慮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

當以七迹切為正 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

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

知人下或有 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

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文志有巨源一字新舊史無傳藝

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

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

都少尹蓋公河中入即其鄉也張籍有

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

野情意蓋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

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疏漢

按疏正字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張或作張

疎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況

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黥布傳張

御食飲皆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

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

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

詩訓後進因話錄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

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

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

作方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予忝在公卿後遇病

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

幾疋或無幾人字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

否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

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不落寞否見今世無工畫

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

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杭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

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

不同未可知也無同字或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

無所於歸字或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

也鄉或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

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

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

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

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

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

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

男為軍司馬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

縣男陸長源為節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

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

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和方從闕杭蜀苑作聲云晉范

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為尚公進平淮西表曰

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今按諧和即謂其

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

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聞愈常觀於皇都

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

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

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

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

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

南請告來觀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

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

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作父或曰為酒殺

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

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

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

官孟叔

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

日或作由仁鈞

其後

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

官下有

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

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

亦留此或無亦此

字留作收皆非是二李生自



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

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其外則李

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子外下或無則字離十三年時元

年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幸而集處

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盛李生温然為君子李上或有

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

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拉李生退未嘗不發媿

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

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

今按在乃至多言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

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

考之却當祿不足以養下或有李生雖欲不從事於

外其勢不可得已也作已或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

最故故又爲序云

或作序之

送石處士序

或有詩赴

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

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

是爲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

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洪之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

元和五年四月

詔用烏公重裔爲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

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月七月閒也

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

生居嵩邱瀍穀之閒

嵩邱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

是也後改名瀾

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或無食字

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游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

事辭或作事免

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

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

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夷卜或

非作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

或作家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

月詔吐突承

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

農不

耕收

收蜀本

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歸閣杭本

而讀作饋謂漕運也

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所出閣本

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於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

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

朋友閣杭本作其朋

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

或無則字專或

李作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

上東門外

張下或有筵於二

字或只有別字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

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

去就為先生別

真閣作其非是方從閣杭本無為先

生別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

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

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

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

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

功保天子之寵命

或無敬字諂或作諱皆非是或無是字

又祝曰使先

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

圖閣本

先生起拜祝

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不下或

於是東都之

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

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退或作遣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與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

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

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遂字解之

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

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

矣苟無下閣杭本無謂二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

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特或作懷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

石洪也其南涯曰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

以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

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

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

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

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政有所不通事

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處或作容士大夫之去位

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

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

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

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

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將為天子得文

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杭蜀本無內

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資二生以待

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杭本無

之生既至或無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

下賀其或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

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

送鄭尚書序

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

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邕州十三容管

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交州領州十一至

德元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州十一至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

府大府始至

閣杭本無下大府字

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

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

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

首袴鞞迎郊

郊上或有于字○帕莫轄切鞞許戈切

及既至大府帥先

入據館

先或無字帥守屏

必鄂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

府與之為讓至一再

一有下或更至字

乃敢改服以賓主見

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

大事諮而後行

諮或作咨

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

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

颿或作颿音連又勅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

黨仇或作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塘呼號以相和

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把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也○薶音維切盡也獮音殘切

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

亶之州或作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流求國毛

人國夷州亶州林邑一曰環玉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

師二曰吉蔑在百里○耽音耽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

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

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



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

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

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

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

其任長慶三年四月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

十一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

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皆有

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

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工部侍郎尚書長慶

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元

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

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

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

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

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  
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祝上或無以字  
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

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陸  
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

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洪謂  
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

有治所字此  
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運使不得其人

或無轉字

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

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  
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謩為代北

水陸運使坦以  
重華代謩也

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

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

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

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

爲之奔走經營

爲下或無之字

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

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

贏餘

私其下或有其或作有皆非是

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

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

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

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

險或作

六百餘里屯

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

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

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

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

其

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

城矣

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

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

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

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

或無幾字務一或作一務

兩得或作得兩

大臣方持其議

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

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

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

開口望哺有司常傲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

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

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從閣杭本定

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

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

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

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

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

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

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

之而屬余爲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瀨本名

瀨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

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

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士下或字常

以寵丞相爲大學士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爲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

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爲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

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

次惟所用之名下或有而字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

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

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作爲授一人皆曰是宰相子

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  
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為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

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

年鄭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

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

進士投文於公卿閑故相鄭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為屬吏經時五年

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

或無後字炙之石切○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已

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或無耳字或作爾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

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求

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

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

從事

有司下或即字

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

古今地名曰鼎南有鼎門九鼎

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廓之所

盛賓客以錢之既醉各為詩五韻

且屬愈為序

詩

洛字詩下或有有曰字注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

作正或政

才子富文華校讎天

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

作衫或和

鳥哢正交加楊

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作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

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等憲宗時歷考功

員外郎坐與宰相章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

書舍人文章一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

四梅溪五流孟渠大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崑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

塌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  
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

戚戚以泣躍躍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或有得字若不可生

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

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又妙能為辭

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

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霽其容而消之也

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

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

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字上巖石追逐雲



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令人欲棄百事

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胸臆說

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蟲因以為名胸屈忍漢

聲考其義當作潤蠹唐韻音蠹閩劉禹錫音屈忍漢

州胸音劬通典曰開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

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

講六經禁中諸本此作及此年閣本以元和十一年刺

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則不明年由時字訛也

及此年則無可疑矣待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

太液亭長慶二年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

積為通州司馬長慶事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

君為中書舍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

李使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八月為諫議大夫

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黔府嚴中丞為祕

書監元和中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蕃為温司馬和

為起居舍人温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皆集闕下者

下六人諸君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温許使君名

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温司馬造

方以閣杭本并上李文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

謂嚴蕃時為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温

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温

造自朗州召還今皆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下

不著其郡亦觀文也益多則分為別卷章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閣本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

蔡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

今姑以杭蜀本為正○今按張本多可本

取當附見以備參考○洪興祖云石鼎  
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  
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  
喜師服皆其第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  
子嘯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  
則曰嘯揄撫糞壤闕孟郊思苦則曰腸肚

珍做宋版印

鎮煎燦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  
止於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如楚極醜白  
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又作楚語年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九立云嘗見唐人作謂邪子同年李  
道立云嘗見唐人作謂邪子同年李  
聯句所稱軒轅彌明也島范陽人  
彌明衡山入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  
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  
傳雖祖述退之語亦必有是矣讀其  
句若以爲公作則遠甚何至是邪蓋聞  
劉侯句不爲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  
君子損己以成人之美未聞抑武人以雜  
記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白衡下

來作下或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

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有校書郎侯

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

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

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

傳尉佗魁結顏曰讀為推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推

高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

喉屬下句者雖有據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

刪高中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

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能詩二字非是

劉往見衡湘閒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字有解

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

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

既次傳於喜喜甫翟印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

道士啞然笑曰啞鳥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牆坐或袖杭蜀本作抽倚謂劉曰吾不解世俗

書子為我書有解或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

珍依宋版

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非似張本作似

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作二子張人欲以多窮

之卽又爲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字務欲壓道士每

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

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卽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喝曰

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

而功益奇此從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不可附說語

皆侵劉侯或無侯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

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

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爲弟子不

敢更論詩夜盡二字此從張本方從杭蜀本文粹無益

忌至譏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連續五字但有喜字

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

以盡爲蓋而一本併無盡益蓋三字○今按方本簡

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從諸本

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

姓之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之本有復云劉與侯皆已賦

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譏調

之以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此皆未敢

自以爲然讀者詳之○非世人也或無世字或道士

奮曰奮下有然字○今按恐或有目字或不然章不可以不

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或無來字或無

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爲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

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

之屬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

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或就下或無子字作下

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

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

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本有子不敢

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閒書敢

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

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張本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

不敢喘喘上張本斯須曙鼓動鑿鑿音二子亦困遂

坐睡或無遂坐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

出方無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天且明道士

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

也張無到門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詣余

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

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

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明彌外苞乾蘚文中有

暗浪驚服師在冷足自安方從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

多類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鼎閒妄使水火爭明彌大

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服師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明彌一塊元氣閉細泉幽

竇傾服師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

見小器盈明彌皖皖無刃迹莊子注視貌華結切團團

類天成服師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

雙或作隻上為孤髻撐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二子譏道士之詞恐實非彌明語

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鐙服師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

坑喜何當出灰炆徐也切無計離餅罌明彌陋質荷斟酌

狹中愧提擎服師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羹喜形模婦

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彌徒示堅重性示或爾不過升合盛



服師○過或作合或傍似廢轂仰傍或仍側見折軸橫

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懼

實負任使誠服師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

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

此下無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全勝瑠

璉揆也淮南子子路擡溺而受牛謝磨礮去圭角浸潤博除庚切

著光精附○著願君莫嘲詔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

諧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

是彌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詔如是之甚且

言彌明形貌雖音之陋亦豈公自謂耶而列仙傳又

有彌明傳要必音是入矣○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

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駁

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資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兒

讀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

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据也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一